









新民戒烟社熊南辉啓

電話二五八三 本社印有特刊詳載戒煙方法歡迎索閱 如須郵遞請寄郵票二分當即原班奉送 本社分設發藥處於下關大馬路金陵大旅社

中華法學雜誌合訂本

首藉便檢閱已訂就四冊（自第一卷第一號至第二卷第十二號）每冊定價大洋一元欲購從速 中華法學雜誌社啟 社址南京魚市大街衛巷居安里

讀者注意

本報現每日出版一張半報價照舊不加如有遺漏請向送報人索取

文華  
女子  
館

5

○

南京首屈一指

社  
會  
新  
聞

出洋兩千元將妻割愛

對方祇出五十元價格太懸殊  
不能如願卽拚命人格太卑鄙

六合人王，年四十七歲，以爲業，嗣遭荒旱，乃至京中拉車，繼得人介紹，至評事街劉宅拉包車，每月收入，始得寬裕，乃王生性喜漁色，故遇有貌美女子，輒加調笑，有淮城人劉永謙，年二十六歲，妻徐氏，前以家中遺幼，一偻來京謀生，始亦拉車，但終日奔跑不克吃苦，乃決然閑居家中，令徐氏操作女紅以維生活，徐氏三八年華，風姿綽約，性極淫蕩，然以督束恭嚴，初末有何不軌之舉，夫婦同居，賃屋旋子營二十五號，繼因常至評事街劉宅挑汽水，得與王憲更相識，王因見徐姿首綽約，盡力調笑，氏見王英姿不減少年，以夫不能養活，於是二人眉目傳情，情感頗密，不料事爲王主人知悉，當將王辭退，王被辭後，乃賃居於沈家橋二十八號草棚內，仍以拉車爲生，與徐陳倉暗渡，終以不暢所慾，上月十七號，氏竟離開伊夫，私奔王處，迄今一月，尙稱無事，劉自妻走後，異常着急，終日在外訪查，但終未見蹤跡，昨晚劉因事路過王家，遙見一女子貌頗似伊妻，但轉眼之間，則已不見，當向四鄰探詢，則你言我語，不得確訊，今晨又親至該處等候，未幾果見門聲響處，有一女子手提茶壺，出外冲水，劉視之，果係伊妻，徐見夫至，忽忽奔入，欲關大門，劉奮力推開，隨之入內，將氏與王雙雙扭獲，至崗警毛領成處指控誣拐，該警當將三人一併帶入該管七分所，劉供如上述，指控王奸拐伊妻，賀之王時，則稱係徐自願，並非奸拐，現願出洋五十元與劉，將妻正式娶歸，復據徐氏供稱，決不再隨劉爲妻，但劉堅持不允，聲稱王若肯出兩千元，則可割愛，否則拚命，該所乃將一千人解局轉廳辦理云、

人間地獄之一角

△東關頭貧民乞丐聚住過冬  
△貧病無醫昨有一男子倒

本京和涉橋東之東關頭涵洞，向爲一班貧無立錫形似乞丐者之寄宿舍，幸該處地位廣闊，每當冬令聚住愈多，形形色色，頗爲熱鬧，蓋一班日間街頭行乞者，至晚咸如鴉雀歸巢，紛至該處投宿，各佔一席之地，外來乞丐欲借一宿地，頗不易得，致此人間地獄之一角，晚間爭執口角之聲，時有所聞，而該處難民，因無資延醫診治，至此洞中非歸宿地者，亦時有所見，昨日上午十一時，該處有一年約五十餘歲

大演裸體戰爭

淮安嚴三、年四十三歲、現住白菓樹一百五十五號、向以拉人力車爲生、昨日下午三時、嚴係拉夜班、日間無事、故至漢西門堂子巷某浴堂洗浴、此時適有邳縣王煥德（三

要賭錢運氣不佳

十歲者、係嚴之鄰居、住該巷十五號、向作銅匠、亦因無工作可做、至該浴室洗浴、當二人衣服皆已脫去、互欲爭先入池、結果各不相讓、二人在浴池中大打其裸體戰、最後嚴三被王踢傷下部、一時疼痛異常、王見已肇禍、亦不願洗浴、急穿衣逃出浴室、嚴亦早將衣穿戴、在門首等候、及王出門、即鳴警張欽權將王拘送第五局訊辦、該局訊問時、二人各供前情、該局以案關互毆成傷、一併送廳究辦、（光華社）

# 小學行政展覽會

△京市社會局籌劃  
京市公立及私立小學中學舉行  
及半學期、市社會局亦已派督學將  
視察指導員等視察數次、對於各校  
之校務及教法隨時加以指導外、並  
彙集該局結果、評判優劣、以資改  
進、該局鑒於小學成績如何、全在  
該校之行政上視察斷定、現各縣會  
舉行小學行政展覽會、頗具功效、  
舉該局現已擬就計劃、定下月中旬  
舉行全市小學行政進修會、以資互  
相觀摩、藉為改進各校行政之參考  
云、(光華社)

市府整飭市容

△昨令工務局覓地址添建  
乞丐收容所

京市府以本市自去歲附近各鄉洪水  
爲災後、所有災民、除多數已另謀

首都各校抗日會  
定期開代表大會

日、致本市頻添無數乞丐、實屬有  
 礙觀瞻、曾函請警廳隨時收捕、轉  
 送乞丐收容所收養、惟粥少僧多、  
 有收容所頗感不敷、茲爲整飭市容  
 、而免乞丐飢寒起見、昨特令飭工  
 務局另覓適當地址、建築新所盡量  
 收容云、(中原社)

## 京市商訊

浙紹萬年青酒棧、開設在夫子廟貢院東街、開幕迄今、已屬壽載、所售各酒、均由紹興名廠出品、如真陳竹葉青、馳名陳善釀、等陳太彫、早經一般顧客贊許、上月間、開售四十年貢品陳太彫、近優待客計、價目特別低廉、每斤祇售三角二分、是以生意頗盛云、

讀者注意！

張恨水先生長篇小說「過渡時代」業已開始在本報刊載、愛讀張先生小說者、請速預訂本報、以免將來殘缺不齊、難窺全豹、茲并爲優待讀者起見、凡於本月內向本報直接定閱一年者、概照九折收費、過期無效、良機勿失、幸希注意、本報發行部謹啓

國醫吳志奇

**醫例**  
出門診  
**下午四時起**  
九時止  
**普通**  
二元四角  
**特別**  
一元八角  
**醫寓**  
八府塘六號（即中正街審計部對面）

張象發皮貨局

本號綉莊已遷移中華路原址所空餘白下路舖面因欲達推廣營業目的特向各省採辦各種粗細皮貨現爲酬答各界起見附告中華路府東街北段綉莊現仍繼續減價以副顧客雅意

**特別大減價一個月**

如承惠顧無任歡迎

白敬字  
州定  
眼藥

農商部註冊第一八五一號



三年貢品陳太彫

戴李氏說：「活口難留，要打死就把他打死。走到江岸邊，打死之後，把屍首向江裏一丟，那時神不知鬼不覺，還怕什麼？不過我覺得爲難的，只是找不到人把他抬到江岸。正說着，忽聽門外一個人迷迷糊糊的叫着：『是那一個！』」

戴李氏說：「你聽這個樣子？哎呀！弄了我一手的，吐的滿地。起來呀！小心一夜凍死了。我簡直扶不動，你怎麼一點都不醒？屋裏人先聽見聲音，都嚇了一跳，許文斌側耳一聽，說：『那是打更的武佩卓。戴李氏說：『好，來說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你趕快把他拖進來，聽他說話，大約也有個七八成醉了，不要讓他把聲音太提高了，多招人來，不太好辦。還只是說：『你拖我幹什麼？你拖我幹什麼？我也沒有吃醉，那個人吃醉了，他睡在地下，你怎麼不去拖他起來？』戴啓興見他進來，便喝他道：『武佩卓！你說些甚麼？那一個吃醉了？那地下睡的是死人，你說他什麼？』武佩卓一聽說地下是死人，登時酒醒了幾分，掉轉身就預備走，却又被許文斌攔住。戴啓興道：『你預備到那裏去？』武佩卓道：『這是我的責任，我應當去報告村長。』聽的一聲戴啓興把手槍抽了出來，對他一指道：『你走！你動一動，我這一槍就打死你。』武佩卓此時不覺酒醒了五六分，呆站着不敢動。

（未完）

首都  
天德堂國藥號  
謹擇於國歷十一月十四日宰關鹿  
本堂開設以來藥選道地炮製精良久爲遠近各界所贊許茲屆冬令採辦梅花  
關鹿度修景岳百補大全鹿丸并精製適合冬令衛生惟一補品以應社會之需  
要如參桂鹿茸丸參茸衛生丸參耆膏代參膏以及虎鹿龜驢諸膠應有盡有荷  
蒙 惠顧竭誠歡迎  
本堂印有丸散膏丹全集如蒙函索當即郵奉  
地址建康路承恩寺大街 電話二一三七六號

編輯方法新穎  
言論態度公正  
教育新聞最詳  
社會新聞最速

**中央黨部暨縣政大觀廣告**

內政部備案，財政、建設、教育、同去，六編，約一千五百面材料豐富，最近出版，裝

本書分公文，內政

蘇州風味  
九福食品商店  
特添蘇州  
茶食糖果

▲▲▲商店欲營業發達▲▲▲  
▲▲▲請來本報登廣告▲▲▲

告之擁擠，可為商界信用本報之明證。現已擴充篇幅，革新內容，銷數較前更激增。本京慶和銀樓，前曾在本報刊載廣告，頗獲利益，曾來函云：「小號因遷移在貴報所登廣告，早荷刊載，對於招徠主客，頗獲利





無所不談

裁縫冷笑

裁縫冷笑着說：「人說：家小姐是摩登，我可被地壓得苦了，做了一件新衣，却不知要被地壓着『修改』多少次：不是領子太高了，便是袖口太窄了，再不就是下襟深了，小襟闊了；今天這樣改，明天那樣改，儘管明天所改的，就是今天這樣子，然而到了明天，要改，還是非改不可；這裏面簡直容不得一點理性……（於是裁縫報紙，他繼續說）想不到咱們國家的政府，也是這樣，你瞧，國府組織法又要『修改』了，什麼行政院司法部又要取消了，考試院立法院又要換名稱了，交通鐵道兩部又要歸併了，銓敘部又要縮成銓敘處了，改來改去，還不是和小姐的摩登新衣一樣，抓着今天和昨天作戲，拿我們裁縫開玩笑吧了……」

漆匠大悅

漆匠在旁邊聽見了，歡喜得直跳起來，攔着裁縫不住地問：「是嗎？是嗎？有這樣的事嗎？你說的一切一切我不懂，我也不管，反正我是拿穩了有好幾百塊的新招牌好漆了！」

借麥乃「未雨綢繆」

去年洪水為災，顆粒無收，上除省，人民死了無數，元氣因之大傷，所幸者，老天大發慈悲，今年是個豐年，以吾皖而言，穀價每石不足兩元，其他湖北等省，也和皖省差不多。去年一石米的錢，今年可以將近三石，一些貧民，湊上十幾個銅子，就可以換一升米，吾人不禁歡欣鼓舞，額手加慶，一是年成好，穀價賤，一

斷爛朝報

(四) (鈔青)

光緒二十三年四月 嚴復譯「天演論」。  
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 康有為到北京，吳稚暉康南海往謁，談除三害，謂八股洋煙小脚也。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 命直隸按察使袁世凱在小站練兵，為「北洋軍閥」成形之始。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 光緒繼任康有為。康欲革禮部六堂官職，於客人名片背書，代草上諭，私遞入，光緒照發。禮部尚書懷塔布奏請於那拉氏，遂復親政，幽光緒瀛台，殺譚嗣同等六人。康與其徒梁啟超等出奔。  
光緒二十四年十月 帝傳為同齡，被那拉氏逐回宮中，憂疑殊甚，密賦詩，有「吾戴頭還」句，尋病卒。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 立大阿哥。  
光緒二十六年二月 那拉氏接見各國公使夫人，孫寶琦二女為傳譯，慶王亦助愛之，索其一為媳。

魯迅有妾？

(無)

前天，秦淮月上發表了一篇「魯迅之妾」，魯迅而有妾，當然是奇蹟。在北京時代以前的魯迅是沒有妾的，到了上海以後雖非所知，然而他是走向左去了的，多妻主義大約不是「左翼之雄」所會有的吧。

關於魯迅的家庭，我知道他的父親是在他剛過十歲便死去了的。在教育部當會計時代，只有一位老太太，一位太太，在北京住。還有一位梳着翹尾巴（即所謂「蘇州俏」）的假頭的三河縣的田媽，總該不是婢女收房的姨太太吧？

此外，他還有兩個兄弟，都是討了日本老婆的，周建明和他大舅子同住在北京，過着純然日本化的生活。周建人一向也是帶了日本妻，在上海當商務印書館的編輯。

聽說他的老太太也喜歡看小說，但她所賞識的是廣陵潮，春明外史，對於她這位小說界第一席的文郎的小說却不愛看。他的夫人是一位有一雙「改組派」的「文明脚」的女人。

據說，還有一件事是比較可靠的，就是有一個女師大的學生十分傾倒於他老先生的文學，思想，人格，對於這「世故老人」由崇拜而追求，但是他却拒絕了她的愛，他不肯和一個青年女學生去戀愛，討小老婆總還不至于吧？

詩改詞

小杜之「清明時節雨紛紛」一詩，寫清明日江村風物，清妙自然，的係佳作。後有人戲乙其句，改製為詞曰：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其構思頗見匠心，論者謂其全特一「有」字傳神也。

留歐外記 (下生)

友人余君，新自法國回，過余而促膝作竟日談，對留學生在歐所聞之笑話，述之甚夥，茲就所能記憶者筆之，名曰留歐外記。  
余君之言曰：吾人留學歐洲，讀書是名，遊蕩屬實，每日功課，上咖啡館，入電影場，時時謀與西方美人觸耳。  
普通留佛學生，多喜與下女接交，因公娼不得其門而入也。佛國規律，公娼祇愛破綻矣。  
軍人及華工得享此權利，我輩學生不敢問津，當極無聊賴時，徘徊紅地白字號碼之燈（此即娼之商標）下，過門大嚼，殊難快意也。  
留學生之戀愛打字女工者最多。據老於此道者言，初次接交時，舉止必極端謹慎，衣服尤須華麗，伊人無不樂與就者。一飯，一看電影，其目的可達矣，然已耗其百餘法郎。交既久，女必向男索一襲之衣，值甚巨，且不能託故推辭，否則靈肉之愛破裂矣。

天地玄黃

(四〇) (李東佛)

王雲生不待那人開口，就過來對他道：陳先生，這位姓倪，是我們章主任好友，因章主任有事去了，特叫我引來這裏消遣一會兒。那所謂陳先生，聞王雲生一說，即忙向春園招呼，春園也同他客氣一下。陳先生敬過一杯茶，讓王雲生躺在他先吸煙的這邊，跟着取出兩根焦黃色半寸長似竹篾子般的鴉片煙放在春園面前，他便另一鋪上仍然過他的癮。春園心緒不快，無心樂此，讓王雲生躺到大手打煙。他躺在一旁養神，一筒煙打好了鬥門，遞給他抽，春園道聲謝謝，接過來慢慢吸完。雲生道：你嘗出這煙味兒是那路貨，南京有這樣子勁頭嗎？春園微微笑道：這大概奉天貨罷，不然吸到嘴裏不會有這樣有力，我很納悶此地怎麼會有關外的貨呢？雲生燒着第二口煙答道：不錯，倒底老江湖，到口就知，這位陳先生，本來不是作這一行生意的，從前因鄉情關係，跟張總辦多年，張總辦死，就任此地入戶，自己本好兩口，日子一長，就不得不賣起來了。他平常吸慣好土，非這煙不能過癮，我們所吸的是他自己吸的一種。今天特別恭維你，拿出來招待，若換了平常人，對不起，祇用本地漿子應酬了。說着，昂起頭來，對坐在旁鋪上抽煙的陳先生嘆道：喂，老陳你說對嗎？

ABC 餐店

新增

兩角中菜  
各式麵點  
經濟適宜  
請來一嘗  
保你滿意  
地址四象橋南首  
電話二二七五六



